

三林塘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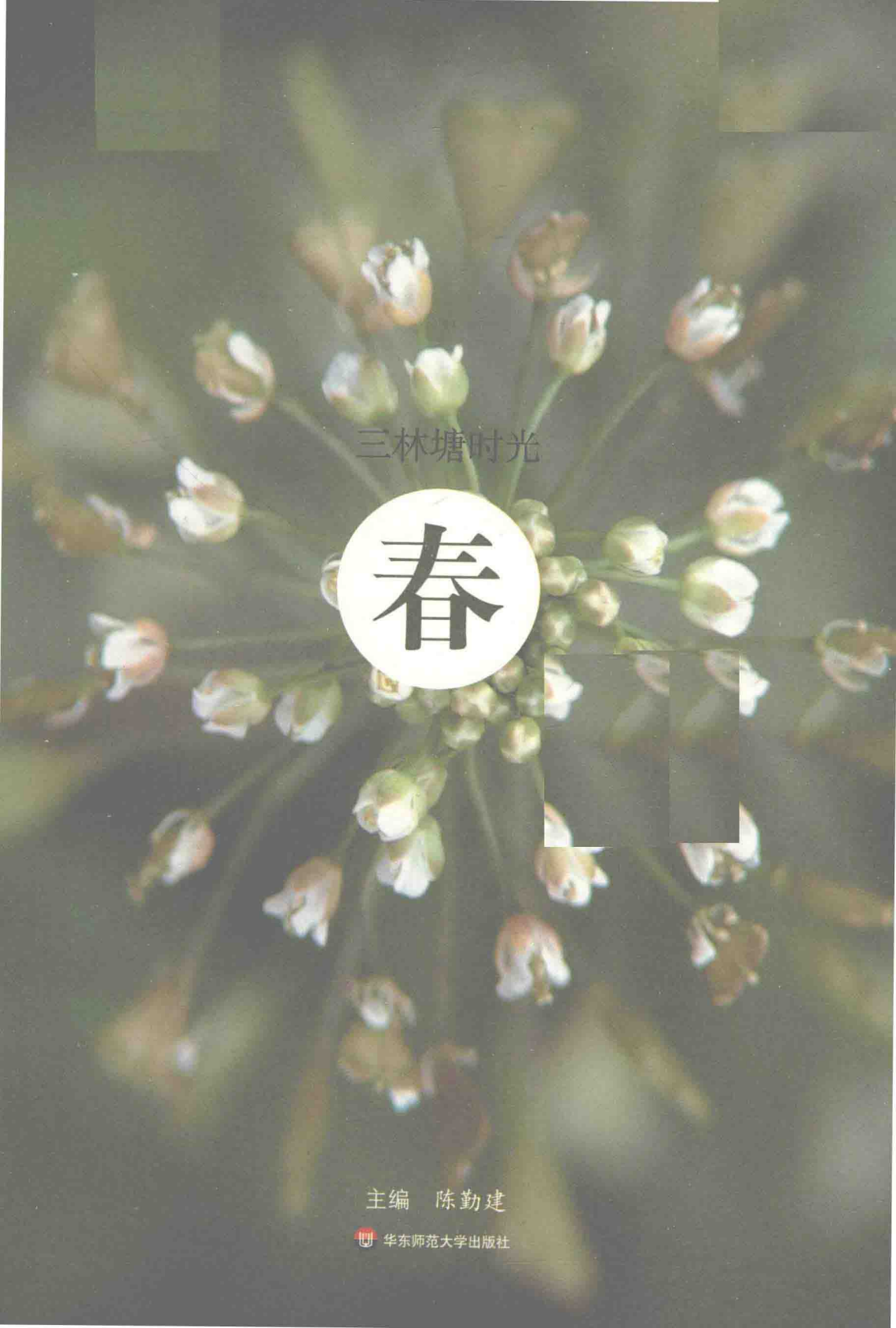
春

主编 陈勤建

- ◎ 岁朝听鸟叫
- ◎ 看家蛇
- ◎ 元旦试笔
- ◎ 赵祠春鸟
- ◎ 望田灯
- ◎ 扛三姑娘
- ◎ 白头韭菜
- ◎ 黄花郎
- ◎ 拔茅针
- ◎ 祭僧放
- ◎ 行大鼎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研社编辑部出版



三林塘时光

春

主编 陈勤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委会人员名录

主 任：陈勤建

副主任：储明昌

委 员（按照姓氏笔画排名）：

张雪敏、张黎明、郑土有、郑祖安、姚美玲、徐子亮、黄景春

主 编：陈勤建

副主编：尹笑非、吴志俊

编辑撰稿（按照姓氏笔画排名）：

毛玲莉、孙 伟、周 华、周曙明、郭 竞、黄景春、曹琪能

统筹策划：毛玲莉、孙 伟、周 华、郭 竞、罗大弟、王建军、汤伟俊、孙永钧

编 辑 部：陈勤建、尹笑非、毛玲莉、孙 伟、郭 竞

手绘图稿：陆 平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将提高城镇建设水平明确为我国未来城镇化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并特别指出，今后城镇建设的宗旨之一，是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其中，“记得住乡愁”的目标一经提出，立即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与感慨。

山与水，城市规划专家们自有实现途径。那这“乡愁”二字在城镇化建设中又该如何来解读演绎？

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作出了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诚然，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然而，要实现规划也不易。诚如规划指出的，由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各种“城市病”日益突出。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

浦东三林古镇城乡在改革开放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正面临着类似的境地。如何摆脱这一局面，努力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当地党政组织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

其中，在上海市文广局、上海社联等方面的指导下，承办上海市民俗文化节，并借此深入挖掘、记录、整理、保护三林固有的文化遗产——三林民俗记忆等自然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重要举措。“让居民记得住乡愁”可说是这种种工作的起点与归宿。



我是三林人，记得旧时，三林街面是花岗岩碎石铺就的“台阶路”。高低不平、形状不一的碎石，露在街头的一面光溜溜的，分明是久远岁月的印痕。街面房一般是砖木结构的二层楼，底下是木板门面的店铺，楼上是木窗镶嵌的家居。若是打开楼上门对门的木窗，几乎要挨在一起。街道好像比古镇朱家角的北大街更窄。街面的北边，大概是没有了江水的阻隔，获得了更多的居住空间，时而露出一些深宅大院。我的家就在镇的中心——中林街。那是一座深宅古院，虽然比不上江南古镇同里等地一些亭台楼阁的大宅风光，但仍不失气派。坊间传说它曾是散落在当地的宋室赵氏后裔为乾隆下江南盖的行宫，名“念祖堂”。传言乾隆皇帝本想借南巡到赵姓妃子的老家小憩，然行至松江“得胜港”时，崇其名谓口彩，遂下令“得胜”回朝，终于没能成行。空余的堂屋，在岁月的磨合中，也有了我们一些外姓人家。生于斯，长于斯的我，特别钟情留恋水乡、堂屋、庭园。放眼传统古镇临湖傍水，石桥、古刹错落其中的场景，心中常油然生出一份对故园的依恋之情。其实，整个老上海，大同小异，原本都是这样的家园。

浦东地区，以及依黄浦江而立的上海老城厢、徐家汇等处，因凭长江、黄浦江和东海江海交叉之地理，传统的

古镇大多是河港交叉、水路纵横的一座座水城。除环城水壕外，上海老城内较大的河流就有肇家浜、薛家浜、侯家浜、方浜、中心河等。民居商铺沿河相拥簇立，顾客盈门，游人如织。除了没有湖光山色的淀山湖，全然一派今日尚存的古镇朱家角的样子。

然而，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上海滩上星罗棋布的古镇、风光旖旎的黑瓦粉墙、温情脉脉的乡土人情，大多被摩天高楼、欧陆风情所掩盖。2008年2月28日于华东师大丽娃河畔怀着浓烈的乡恋为《三林风情》作序时，我禁不住大声呼吁：“家乡三林塘，历史悠久，物埠民丰，人才济济，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尚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挖掘整理。另外，古风依稀犹存的十里长街，神韵犹在、气势不凡的厅堂，能不能修缮？古镇将来是恢复昔日的风貌，还是仅仅作久远文化记忆？在时下现代化经济文化迅猛的发展中，我们的千年古镇又如何能在汲取国外先进的理念后，追溯历史文脉和成功经验，重振雄风，以屹立于神州大地？这都需多方思考和努力。《三林风情》的出版，打开了历史记忆的大门，而三林塘古镇的古韵，依我看来，目前尚还在空中，仍是“云中的乡关故园”，希冀不久的将来能真正“回到大地”。此次三林镇党委、政府委托华东师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开启的“三林民俗”的爬梳，就是实现这一回归梦想的脚踏实地的一大步。

2011年5月，第三届中国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塞西尔·杜维勒女士说：“根据《公约》第2.3条，‘保护’指的是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区和群体里长久

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该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三林党政领导决心将民俗记忆如实记录下来立档、保存、宣传、研究，正是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保障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步骤，是对三林“乡愁”在民俗文化领域的探索性演绎与守护。



民俗，是一定地域民众传承性生活文化的总体展演，其主要包括了一地民众固有的语言表达、生存样式、生产技艺、生活智慧、思考原型。民俗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表现在与族群朝夕相伴的方言、饮食、穿着、居住、养育、婚嫁、丧葬、业缘、节庆、娱乐、信仰、心意、思考、交际等领域。

展现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民俗，虽然光怪陆离、五彩缤纷，但其深层却蕴藏着这一民俗的承受者群体——民众所特有的共同相通的“我们感”——一种心心相印的共同意愿，荡漾着亘古以来连绵不绝的，具有共同精神内涵的集体意识流，并由此构成了群体民众，即民族、国家思想精神文化的基础——民族魂、国魂的内核。民俗与民族精神的关联，其根本还在于民俗是民族文化生命构成的基本成分。一国一民族之所以有民俗，并不是那个族群的喜好。民俗与人俱来，与族相连，是人类文化生命永恒的伴侣。

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不约而同地转向深入研究、挖掘自身民俗。这不仅为国家未来发展承前启后，凝聚民族精神，更为新一轮国际竞争增

加了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经历了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资源开发过度，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城市活力匮乏，人文精神缺失等困境之后，众多发达国家开始转向第三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将更注重价值、特色、创新与活力。而一地特有的民俗文化，将在这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新趋势下凸显重要价值。

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之所以有今天，也是由于其在历史的发展中，以当地固有的民俗根基性文化为基础，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与保持特色，使其始终保持着与国际高度接轨的“创意城市”的发展活力。在未来发展中，这座城市同样面临着传统产业结构如何转型升级、经济形态如何创新发展的问題。所以，在上海新一轮城市的规划，第三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发扬上海自身优秀的民俗文化基因，科技与人文并驾齐驱，推动新的创意活力，将会是我们必然的选择和发展趋势。三林民俗的钩沉，追求的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通过记忆，从中挖掘整理千余年来，三林先民传承性生活文化中独特的生存发展的经验、人文精神，为今天的发展所借鉴。

三林在地理上，无得天独厚的山川之利。但是自千年前，宋隐士林乐耕和相续而来的先民，择三林而居，却凭借江海冲积平原形胜地利和勤劳的双手，顺应天时，开拓民生，形成了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乡音、乡艺、乡物、乡情等地方性知识智慧和民间风俗，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社会的繁华和文化人格的养成。至元明年间起，嗣后 600 余年，农商迅速发展，生产技艺先进，各种人才辈出，三林渐成为如同今日，包括

杨思、陈行（现浦江镇内）等在内的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由于得田地适宜植棉之便，更得民间棉纺高手黄道婆传艺，当地元、明、清时已是上海棉业高地。清朝秦荣光曾作竹枝词咏黄道婆：“乌泥泾庙祀黄婆，标布三林出数多。衣食我民真众母，千秋报赛奏弦歌。”当时黄道婆创导的先进的棉纺技艺普及民间。当地无名氏织女们又进一步发展了技艺，开创了闻名天下的“三林标布”。由此而带动了三林塘内外盛极一时的棉布贸易，相传最多时一年有200多万匹土布销往全国各地。清乡间稻耕棉织繁忙，镇上店铺作坊闹市鳞次栉比，明弘治《上海县志》对此赞道：“民物丰茂，商贾鳞集。”

这里风俗醇厚，是自古民生向往的乐土，历代人士相续归隐、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三林民间一直流传着当地名声显赫的储家、赵家、张家、火家、汤家、朱家、陆家等名人古宅的逸闻轶事，虽则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而已，不一定是历史的事实，却代表着历史的真实，展示着当地历史民俗发展的轨迹，是三林“代代均有人才出，各领风骚天下名”的真实写照。这为当地，也为浦东，乃至上海的发展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经济的发达又促进了地域文化和乡土人文精神的发展。清末民初，三林经商积财的有识之士纷纷倡导办学回馈民众，蔚然成风。乡贤汤学钊、秦荣光、周希濂一起捐募田款，四处筹措，仿照上海县城内敬业、龙门书院模式，改造镇上的文昌阁及周边的慈悲阁、城隍庙、慈善场所“和衷堂”等，创办三林书院，即原上海县，现浦东地区重点中学——三林中学的前身。他们这一义举，为当地现代文化教育开辟了先

河，为百余年来三林人才的不断涌现，建造了一个卓越的平台，后人将永远铭刻在心。大概因为秦荣光与上海城隍老爷秦裕伯系秦家族人之后，记得当初我在三林中学读书之时，就有老师津津乐道，言上海城隍庙庙产原本是三林中学校产的说道。不管是否，三林中学的师生常为此而自豪。

三林，是浦东发展的重要策源地，不仅历史悠久，在新时期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而，在后世博效应、迪士尼项目等多重光环的照耀下，三林塘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周边竞争激烈的各区县甚至产业集群，三林塘如何走出同质化竞争，发掘自身核心竞争力，还是要在区域特色与价值上狠下功夫。

对三林民俗的挖掘整理，是三林区域特色、区域价值挖掘的第一步。一地特有的语言表达、生存样式、生产技艺、生活智慧、思考原型不仅是三林塘脱颖而出的“招牌”、“名片”，更是三林塘锐意发展的向心力、凝聚力、核心动力。之后对当地特色民俗逐步的解构、开发、创意创新，更将使得三林塘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上占得先机，在文化软实力上打好深厚基础。以文化推动创新，以民俗驱动地方文化旅游、第三产业发展。

本书的编撰及所展演的神韵，将是乡人瞥见乡愁、记住乡愁的窗口。这不仅仅是城镇化建设中传统民俗文化遗产承续的需要与重要途径，更拓开了三林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未来产业创新和民众新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奠基一步、关键一步。

三林，地处黄浦江东面、浦东新区西南隅，北依川杨河，南连闵行区的浦江镇。东汉以后由海边滩涂渐成陆地。它与上海东部地区一样，同属江海河网地区，河道纵横。故民间素有十里一“浦”、五里一“塘”之称，南北流向的，称为“浦”，东西流向的，称为“塘”。宋代郑亶的《水利书》记载，三林境内古时就有一条东北、西南走向，横贯今日浦东腹地的古老河道。此河从现在黄浦江东岸的入水口王家渡起，蜿蜒从西林流经东林小腰泾、长浜、马家浜、曹家沟，东达小湾西运盐河。根据清嘉庆《松江府志》记载：西运盐河至小腰泾段称“三林浦”；小腰泾至陈春塘段，叫“东三林塘”，再西至黄浦江，叫“西三林塘”。小腰泾至西黄浦，河身贯穿三林全境，统称“三林塘”，又称“三林港”，或称“三林塘港”。

三林俗名“三林塘”，因宋隐士林乐耕携子沿“塘”分居三处而得名。北宋末年，福建有个名叫林乐耕的读书人，本想通过科举出仕，然五次乡试，都名落孙山。正在心灰意冷时，一位好友前来探望，同他共读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本就萌生退意的林乐耕对桃源生活十分向往，便决意携家人远游。林家取水道一路北上，离了闽地，又经浙江，最终在今天上海东北境的黄浦江滩边停驻。这方天地的气息像极了故乡，林家便于此开荒拓土，聚族而居。

林乐耕让他的长子在一条河流的下游建了东庄，次子

在上游建了西庄，他自己则居于中庄。这三庄便取其姓，合称“三林庄”。“三林”之“东林”、“西林”与“中林”就此诞生，而它们所依傍的这条河流，也就被称作“三林塘”。

林家在此地繁衍生息，依靠着渔业和贸易使三林渐渐地兴旺起来，人口与财富都越聚越多。历史上，三林的西部即是宋元时期繁华的巨镇乌泥泾。黄浦江当时还仅是贯穿乌泥泾镇南北的一条河面不宽的“浦”，后因发洪水而改观。清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曾有此描述：“乌泥泾镇亘东西，十里长街旧迹迷。中被潮冲坍入浦，但留一庙浦东堤。”这里的“一庙”，即是乌泥泾镇遗留在三林的祭祀黄道婆的乌泥泾庙，三林西部与此庙相连。沿黄浦江支流三林塘江而建的商铺居民，曾一路顺江蜿蜒而下。穿过与街道藕断丝连的孙家桥（街），跨越一条沟通周家渡与周浦镇的南北通道线——当今的上南路，便又出现一段街面。对此，当地民间俗称为西林街、中林街、东林街、东三林塘，号称“十里长街”。

三林旧属松江府华亭县。“元始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上海镇升为上海县，建立乡保制度，三林庄在上海县高昌乡二十四保的领里内，名三林里。明清沿袭旧制，明洪武六年（1373），设三林庄巡检司于此。……雍正五年（1727）到宣统元年（1909），逐步推行图保制。光绪时为三林学区。宣统二年（1910），城镇乡自治，三林乡改制为三林区。民国元年（1912），实行市乡制，三林区改制成三林乡，为上海县 19 个市乡之一。”^①凭借着三林塘港江海舟楫之形胜地利，以及历史上历次地方行政机构、治安保卫部门皆设于

^① 参见上海县三林乡志编写组编：《三林志》，1984 年。

此而积聚的人和，三林渐渐成为包括杨思、陈行等在内的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因而旧时的三林，乡间稻耕棉织繁忙，镇上店铺作坊闹市鳞次栉比，明弘治《上海县志》对此赞道：“民物丰茂，商贾鳞集。”光绪三十四年（1908），这里东南三乡的户数已达到了16449户。

先人开疆拓土的勇气在后人的血液中传承，这小小的、偏于一隅的三林古镇，千年历史中，俊贤无数，凡政治、经济、军事、医药、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涉及。他们勇于探索、敢于拼搏，成就辉煌，却也从不忘反哺故乡，明代储昱官至江西布政使参议，心系里子，兴办义塾。汤学钊，民国时期三林的商业巨擘，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同邑人秦荣光、周希濂一道倡办了三林书院，对三林百年来的发展影响深远。

历史的河流虽然时而咆哮奔腾，惊涛拍岸，但大多数时候，它只是静静流淌于人们的日常起居中，并于这平淡中孕育出繁花般的生命图景，日月更迭，蓬勃滋长。三林这片古老的土地，虽无山水奇观，却不乏人文盛景。那些耀眼的人、事、物，无不是成就于这细细碎碎的日复一日之中。《春》、《夏》、《秋》、《冬》四册，正是想以三林人的吃穿住行、柴米油盐、言行举止、心意喜乐为笔触，勾勒一幅地域特色和文化身份清晰的原生人文图景，展现三林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绵延千年的袅袅乡愁。

而如今的三林人，站在过去与未来交融的十字路口，怀揣丰厚的遗产，更希望温故知新，将这乡愁与当代三林的文化遗产及经济发展融合，从中找到未来的方向，后四册的编撰便是缘于此心。传统节日和仪典活动作为民众文

化生命中的关节点，能够集中展现出三林民众所独有的生存方式、生活智慧、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我们局部深挖，再放眼更大的文化背景加以理解对照，旨在为当代的地方文化实干家们提供新的灵感与素材。

自古以来，三林的行政区划与名称都多有变动。因此，我们在选取采访对象和搜集文献资料时，并不局限于某一时期行政区划概念中的三林，而是将承载着共同文化血脉与记忆的民众与地区都纳入关注范围。由此形成的写作对象，我们更愿意称之为“文化三林”。

引子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三林志》中，编撰者曾经对三林地区的一年四季作出了非常精确的划分：“春季从 4 月 1 日至 6 月 4 日，共 65 天。夏季从 6 月 5 日至 9 月 22 日，共 110 天。秋季从 9 月 23 日至 11 月 26 日，共 65 天。冬季从 11 月 27 日至翌年 3 月 31 日，共 125 天。”不过，在三林人的观念里，季节的轮转与这个现代气象科学意义上的规律却并不同步。确切地说，在整个中国的大地上，自从有了春夏秋冬的四季之名，农耕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就是在这样的节律中度过自己的生命的——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充满了实践意味与生命一体化的情怀。无论是安排农业生产活动还是日常生活的内容，都离不开形同历法的二十四节气，而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则是中国人至今仍乐于使用的季节分界。

三林孕育成长在古老的江南稻作文化之中，也是农耕文明的一脉。曾经，年复一年，人们的日子与他们精耕细作的土地遵循着同样的作息。逢熟吃熟的心得中演绎出的《十二月吃经》，唱遍一年四季 12 个月的《棉花歌》，还有乡人陈师咸所作的《西林商贾月令竹枝词》和《岁时渔家傲十二阙》，说的都是人与时令的互动。仿佛人们的一蔬一饭、一举一动、一喜一忧，都是从脚下的土地中生长出来的，土地的忙碌与清闲、憧憬与喜悦、霜冻与萌起、肥沃与贫瘠，无不牵扯到人们的生活。这是一种生命的律动，但凡要探究中国人的生命就无法绕过的律动，而原汁原味的三林故事也须得到其中去寻觅。

目录



时令 /2

蔬饭 /5

上海甜椒 /5

菜秸 /7

白头韭菜 /9

枸杞头 /12

黄花郎 /15

马兰头 /18

香椿头 /19

水芹 /21

起居 /24

岁朝 /24

听鸟叫 /25

元旦试笔 /27

接财神 /27

吃圆子 /28

接灶神 /29

落灯 /29

看家蛇 /30

赵祠春鸟 /34

筠溪烟雨 /35

放鹞子 /35

拔茅针 /36

避青 /37





吃清明	/38
钓地黄狗	/41
扮野猫	/41

耕耘 /41

占验	/41
天地稻麦生日	/44
牛轭	/45
锄头	/46
田耱	/46
铁镢	/47

聚落 /47

初一烧香	/47
出灯	/48
望田灯	/51
扛三姑娘	/52
文昌会	/55
花朝节	/56
观音庆生	/57
圣堂庙会	/59
东庙夫人诞	/62

商贾 /63

茶馆放汤	/63
财神酒	/63

婚姻 /64

媒人	/64
出八字	/66
传红	/66
攀亲	/67